



王国华,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,现居深圳。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大澳渔村位于香港西南端,被称为港版威尼斯。假日得空一游,对至今无缘真正威尼斯的我来说,也算聊胜于无吧!

从高处俯视,可见远处浩瀚的海面与近处狭窄的河道。沿海地区台风多,古代渔民建造简单的屋舍,必选避风的所在。一座座房子在入海的河道上连缀成片,如同拉起的手臂,或能与自然灾害稍微抵挡一阵。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咸腥味。

房屋多建在水上。屋为木屋或铁皮屋,由一根根木柱支撑起来。木柱无一定例,如哪个卧室下面是哪几根,哪个厨房下面是哪几根。密密麻麻,一根病了或者倒下,总有其他木柱帮忙撑住。只要兄弟多,就不担心坍塌。看木柱新旧不一,有的沧桑,老气横秋,有的昂扬,意气风发,便知此判断并不虚妄。建材选择日多,若干木柱已改成了钢柱或石柱,但无论石、木、钢,皆方形,桩脚处均沾满白花花

的蚝壳。蚝生其上,死后留痕。对桩脚是消耗还是保护,不得而知。船行河道间,划出的白痕十来秒方消散殆尽。船上的人向岸上和屋外吊桥上的人挥手。这边厢也向船上招手。

发现我们全家对古镇有一种特别的情结。

女儿有友小时候喜欢逛朱家角,每年总要去个两三趟。哪怕是人山人海的节假日,也要去。她喜欢买各种小东西,倒也不贵。记得有一次,她看中了一个小篮子猫,舍不得买,等离开朱家角才告诉我们。我拼命回忆之前人挤人时兜过的地方,似乎是有那么一个小玩意儿。但又不高兴重新挤进去,只能答应她,过几个月,找个时间再来买。过了几个月,真的挑了个假期,再来了一趟,而且直奔那家店,给有友买了一个。那年也巧,单位年终的两天闭关培训就在朱家角,地点正对古镇,于是抽中午休息,我又跑了一趟古镇,又买了个小篮子猫,这样,有友和弟弟小友就不会在家抢玩具了。

随着两个孩子的长大,我们几乎逛遍上海和周边各种古镇。有些古朴又原汁原味,边看边吃边玩,可以消磨一整天的时间;有些开发过头,有

好多年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杏花。卡西比西村的杏花开了,一树一树花开得繁闹。粉白的一大片,一眼看不到头。一百多亩杏花啊,竞相地开着。

“开了几天了?”“昨天才开的。”宋祁诗云:绿杨烟外晓寒轻,红杏枝头春意闹。古人真是简单至极,不费力气,一个闹字就把春色绘出来了。枝头杏花争先地开着,蜜蜂嗡嗡地在这朵上停一下,那朵上嗅嗅。赏花的人,照相的人,争相地来了,多么生动、喧嚷,可不是一个闹?

村里的人,指着一树粉白的花说,这是白杏的花,那边粉红的,是杂杏,果实不如白杏好吃。好看的花结的果并不是最好的。世间的事物多是这样。听他说到白杏,一时间白杏的好滋味就在舌尖。

白杏果肉剔透,质细汁多,吃起来有一种清新的鲜甜,一瓣两瓣入嘴即化,沁心入舌。正宗的白杏杏核薄,轻轻一咬杏仁就到嘴里了,杏仁的酥脆中和了白杏的甜,有丝丝的凉润。老一辈人常说,吃了杏子不能喝凉水,要吃几颗杏仁,否则会闹肚子。我却偏不

到香港去逛威尼斯

棚屋是游人的一道风景,却是本地人一直沿袭的真的生活,他们或为迎合风景做一些改变,让风景更像风景,在自己的生活部分,却仍自由自在,数年坚挺。一条条硕大鱼干,瞪着一双失去了眼珠的眼睛,躺在路边铁篋子上晒太阳,身上的鳞片闪闪发光。木门多敞开着,路过时可见锅碗瓢盆。老人坐在门口喝茶,或者发呆。游人经过时凝视他,给他拍照,他都无动于衷。一位妇女踮起脚尖整理晾衣架上的衣服。一个小男孩站在栏杆前往水中投掷石子,一颗,又一颗。一个小伙子沿着梯子跳到船上去取东西。正逢春节,一家人把来串门的亲戚一家人送出门,站在门口开心地说着告别的话,亲戚们每人手里都拎着很大的袋子,袋子里装着本地的特产,虾酱、花胶(鱼鳔)、鱿鱼、鱼丸等。

他们喜欢种花,栏杆内几乎是一堵花墙。花盆大小、高低各不相同,种着三角梅、虎刺梅、龙吐珠等,或粉或红或蓝,绚烂迷人眼。还有用海螺壳

古镇情缘

点做假的味道,直接走一圈就出来。今年大年初一,我们发现苏州的千灯古镇没去过。开车去千灯只要50分钟。那里确实是个好地方:各种手工艺品、龙须糖、绕绕糖、小吃、糕点。千灯还给了我们意外的惊喜,我们买到了烟花。

春节正逢值班,值班结束,趁着小长假的尾巴,我们决定错峰出个门。一脚油门,往南开,西瓜皮滑起。前几天,网上看到一个帖子,发现绍兴有个特别有年味的古镇——安昌古镇,而且看上去并没有被过度开发,那第一站的目的地就这里了。

安昌古镇的年味,全在腊味。真的是从古镇门口,就全挂满了腊肠、腊鱼、腊鸭……这个规模是我在其他地方都没见过的。毫不夸张,这里的空气里也有腊味好闻的味道,惹得小

杏 花

忌口,生就一副水果的胃肠,吃什么水果都不拘。

白瓷碟里装一盘白杏,颗颗黄润,密蜡般,亮澄澄的,不吃摆在盘里,看着也是好的。

六月里来新疆,可以吃到正宗的白杏。想一想那样的时刻,初夏的浓荫里,枝头缀满一簇簇流光欲滴的黄杏,清甜的香就在鼻尖,甜在舌尖了。那样的时候最容易忘情,手这边是否,那边也是否,抬头树枝上还是否,地上滚的也是否,不知道该吃哪个好了。这样大的果园,这样丰盛的杏子,有人在采摘,有人在歌舞。一时间,人有些恍惚,翩跹其中,不知身在何处。

杏子熟得很快,不到一个月就下市了。可见,你若能来,能吃上杏子也得有“杏缘”才行。若是恰好错过,也不要紧,到秋天还可以吃杏干。干果里,我最爱的也是杏干。

杏花是布衣衩裙,是乡间最寻常的风景,开得烂漫,汹涌,成霞成片的,

做成的花盆,脸盆一般,内植绿油油的多肉。摸一摸,边缘稍稍割手。

整个村子都笼罩着一股懒散的气氛。岸边一只只蓝色小船,随着微波轻摇,一只瘦若骨架的白鹭立于船头,一动不动。小广场上的婴儿,摇摇晃晃地跑来跑去,年轻妈妈坐在长椅上看着他,头顶上饱满的炮仗花闪烁

着明黄的光。洪圣古庙的门口,两只黄狗趴在地上眯眼打盹,毫不理会路过的游人。你踉一踉脚它都不肯睁眼。即便摆摊卖货的村民,也不紧不慢,眼神平和,随意地把烤鱼翻个个儿,懒洋洋地接钱,找钱。他(它)们营造的氛围和脚步匆匆的游人形成对冲,游人无法继续快下去,悄悄放慢了脚步。

这里的村民乃疍人之后。古代疍人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,没有户籍,无权在陆地置业,只能世代以船为家,以捕鱼为生,形成了一些有别于陆上社会的习俗。历史上,疍人被

视为下等人,受到陆上人的歧视和排斥。随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,今日已平等,疍民陆续上岸定居。在香港这个幸存下来的渔村里,依稀可见当年生活场景。友忍不住都凑了上去。除了腊味,这里的人流也刷新了我的认知,但不得不承认,这里建设得不错,有古镇的味道。长廊很长,可以走一天;东西好吃,可以一路吃,风味也独特,一点儿不会饿;还很好买,有友收获小手围的菩提根手串,小友又买了木制的汽车玩具,双友爹买了木制的碗勺,我买了木制的金蟾,还有3D打印的小玩意儿、陶笛等等。当然,到绍兴,我也没忘喝一杯黄酒奶茶。

最近DeepSeek大火,吃晚饭索性问AI,给我们推荐了古镇小巷深处的一家当地人常去吃的小饭馆,真的没让我们失望。

不过,一天的结束,是在我的数声怒吼中。到酒店后,双友吵着要睡一个被窝,然后在被窝里痴头怪脑地疯,我让他们闭嘴,小友是闭嘴里不说话,但居然咬了姐姐好几口……在我的无数声怒吼中,两个孩子也随着古镇宁静的夜晚进入了梦乡。

远远地看着普通,细看又不失颜色,天然不饰雕琢。美得清新,自然。这样的美太有感染力了。杏园里不时有穿着汉服的男生女生在花树中穿梭照相,戴着小花帽、穿着艾得莱斯长裙的姑娘在跳舞,还有小姑娘穿着白纱裙倚在树上照相,美得各有姿态。美是春天的面目,鲜活,生动,缤纷。

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,平沙莽莽黄入天。轮台九月风夜吼,一川碎石大如斗,随风满地石乱走。”岑参诗中所言,实不虚。在新疆生活多年,沙尘暴袭来时,的确是平沙莽莽黄入天,天昏地暗,飞沙走石。杏树耐活,能适应恶劣的气候。长时间的日照、干旱,成就了白杏独特的清甜,这甜是经了沙尘洗练,经了岁月风霜,有了白杏独特的口感,这么说吧,只要你吃了白杏,其他的杏子都不是杏子了。杏,幸也,福气。久居库尔勒,吃着白杏长大的人,是有口福的。

真正的白杏吃了就会惦记,如同想一个人的诸般曼妙滋味。眼下杏树的花期很快就过去了,几场风过,树上就挂果了,五月青杏,六月杏熟,想想那样的时刻就满心欢喜了。